

## 想起电影《红楼梦》



/ 徐胜章 /

多年前,村里人在提到阿江时,总是叹息着说:这小后生可惜,看越剧电影《红楼梦》,居然着了魔。

三年前的一天,在电视新闻里获知,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因病去世。我愕然良久,这以前,我一直有写信给她的冲动,我还拟了草稿,我想告诉她的是:王老师您的林黛玉演得真好,我们村有您的戏迷,如果有机会,你要去看看那些痴情的人啊。

我不知道王文娟的地址,也打听不到,再说,王文娟的戏迷们成千上万,收到信,我想她可能也不会来,我生出写信的念头时,她已是快九十岁的老人了,即使想来,恐怕也经不起舟车劳顿。

林黛玉真的很美。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这样描写她: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最好的文学描写,总比不得真人,王文娟的表演,把林黛玉的美从书籍中拓印出来。她的眉眼,声音,走路,她的孤寂,忧郁,伤悲,凄逝,她的葬花,她的诗帕,她的焚稿,她的“菊花赋诗夺魁首,海棠社论旧文,怡红院中行新令,潇湘馆内读诗文”,让无数看过电影的人为之迷恋洒泪伤怀。

王文娟,演活了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王文娟就是林黛玉。

文气、瘦长、老实,这是阿江,在村里,他是普通人。未看越剧电影《红楼梦》时,他头脑完全正常。这以前,我们经常看的是样板戏,后来是战斗片,再后来忽地有了越剧电影《红楼梦》。这个村放一夜,那个村放一夜,我所在的乡镇,十九个村连着放,阿江连看十九场,最后的一场,林黛玉悲愤焚稿时,阿江在电影幕布前撑开双手呈拥抱状,大声哭喊着:“林妹妹,你不能死,我要跟你在一起……”

阿江精神错乱,至今不愈。听村里人说,阿江曾经和当时的邻村生产队长家的姑娘有点意思,但姑娘的父亲,看不上做剃头匠的阿江,后来那个姑娘嫁到了县城。我想,阿江可能从电影里的林黛玉身上,看到了邻村姑娘的影子,那个姑娘的名字,也有个“玉”字。

阿江和我家是远亲,也是同一个村的。她是做裁缝的,手艺很好。那年她来我家给我们做新年衣服时,手脚不停唱戏也不停。那时她三十多岁了,我很佩服她的记性,电影中林黛玉的所有唱段,她都能一字不错地唱出来。但那次的衣服做得不好,我的新衣服,袖子窄的伸不进去,

裤子也短了一截。后来才知道,村里有好几户人家请她做的衣服,她都算错了尺寸。

阿江年轻时,与十里外的一个油漆匠互生爱慕。她的父亲说,这个油漆匠看上去去郎郎的,他几次把上门来家的油漆匠吼了出去。阿江后来由父母做主,嫁了一个代课老师,生了两个儿子。阿江是在大儿子十二岁时,渐渐地,脑子出了问题,直到后来的精神完全失常。那个时候,正是越剧电影《红楼梦》各村轮放,很多人追着去看的时候,想来,阿江肯定看过电影多次,不然她记不住那么多的唱词。现在我回老家时,常常看见阿江去村委告状,诸如邻居家的鸡啄她家的青菜,村道上有树叶保洁员不及时清扫等等,她喋喋不休揪着不放的样子,让村干部极是头痛。

小时候我是不喜欢看越剧电影《红楼梦》的,没有好人坏人打打杀杀,只有穿着古装的人在银幕中说着唱着。长大后,人生有过波折起伏,经历了爱情的悱恻缠绵,又读了《红楼梦》原著,对人生对爱情,有了深刻的感受和体悟。如今我也爱上了越剧,爱上了这部电影。

那阴柔的洞箫,缠绵的二胡,起伏的琵琶,激越的锣鼓,铿锵的锣鼓,铮然的古筝,和委婉柔美,深沉哀怨的唱腔,融汇成越剧独特的音韵之美与表演之美。此曲只应天上有,我每次看电影时,都有如听天籁的感觉。我以为,当年这部电影能风靡大江南北,得到千千万万观众的喜爱和痴爱,吸引人的首先是越剧艺术的美。我这样比喻越剧的美:像妩媚的水,像水边的柳,像水波泛起的涟漪,像荡在心头的依呀情声。

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电影里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两个有才华有个性,惺惺相惜又互相爱慕的年轻人,在庞大森严的阶级宗法礼教面前,一个香消玉殒,一个弃家出走。这样泣血含泪的爱情之殇,何尝不在当时的乡村存在着。男方比女方大十岁的,聪明秀气嫁给木讷半傻的,为了兄弟不打光棍而委屈换亲的,郎才女貌却因门户高低,或者是拿不出彩礼被迫分手的,在儿女终身大事多由父母一言为定的年代,这样的爱情悲剧我见过许多,阿江和阿江是,那躲在晒谷场角落里,边看电影边偷着抹泪的妹子是,那独自呆立在木窗前,手里拿着本《越剧戏考》低声唱黛玉葬花的姑娘也是。

一部越剧电影《红楼梦》,触碰了好多痴情

男女的心事和心弦,王文娟,更把他们的心伤诠释到极致。

现在,喜欢看越剧的年轻人比以前要少,与艺术而言,这是遗憾。而从爱情的角度看,这是好事。现在的年轻人,爱情是自由的,青春是奔放的,再没有棒打鸳鸯生离死别的旷世痛憾了。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之殇,阿江和阿江的爱情之痛,永远不会再发生在他们身上了。

依稀记得,自越剧电影《红楼梦》后,还有后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追鱼》《柳毅传书》等戏曲电影,无不勾连着爱情的残缺与圆满。令人有感的是,随着这些电影的一次次播放,我的家乡,包括附近三五十里的村庄,那些苦涩的爱情故事渐渐地少了,这是越剧电影文化带来的变化,还是青年男女乃至父母辈的思想觉醒,不得而知。如今这些过往已很少有人提起,偶尔我在村里老人们闲聊中,还能听到一二。那次,听的村里老人说起阿根和阿彩的婚姻,说当年阿彩的母亲为了逼她嫁给瘸子阿根,手捧农药瓶以死相逼的事。而阿根和阿彩,都早已经做了爷爷奶奶。这四十年前的事情,我想他们自己可能都不太记得了。

那天傍晚,我在村道上散步,看见身材瘦长的阿江,正木然地坐在屋前的石凳上,我递给他一支烟,点燃后他马上就大口吸起来,我又向村东的溪边走,远远看见,阿江站在溪边,不时弯腰将石子朝溪水扔去,嘴里喊着:“找不到,都散了……”好像有所指,又好像不是,反正我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

王文娟走了,林妹妹走了,我忽然想,如果再过一个十年二十年,阿江和阿彩也可能走了,这些关于越剧电影《红楼梦》的往事,以后就没有人知道了。

时光会湮没很多往事,一部越剧电影《红楼梦》,我可能会永远记住它,因为那里,储藏着一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

## 父亲和房子

/ 盛一元 /

印象中,父亲和房子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以前曾盛行“过继”的风俗。譬如老大膝下无子,老二有两个儿子,因为血缘关系,老二的一个儿子就过继给老大当儿子。我父亲就是弟弟的儿子过继给哥哥(也就是我大爷)当儿子的。

父亲过继给我大爷当儿子后,大爷买了幢老屋给父亲当婚用房。老屋是那种年代特有的木结构的房子,两层,几户人家共用一个院子,共用一扇大门,颇有点北京四合院的味道。记忆里,老屋狭长而逼仄,带有一个天井,窗户是木头做的,关上窗光线就特别昏暗,只有屋顶上的天窗会透进一丝光亮。二楼的地上也全是木板铺成的,走在上面会“嘎吱嘎吱”地响,几个房间之间也全无隔音可言,一有声音就清晰入耳。

当时我就出生在老屋里,我的幼年也是在老屋里度过的。也许从那时起,父亲就下了决心,要建造一幢明亮的砖瓦房,让家人住得更舒服些。

机会终于来了,我8岁那年,一条公路要从老屋中间贯穿而过,于是,老屋成为了历史。

村里批了个基地进行安置,父亲开始了他的造房计划。那时盖房不像现在,可以包工包料。除了泥工以外,另外活都得自己干。父亲的劳力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挑沙担石、伐木取料、夯地基这些活他一个人全包了,实在来不及,就叫上邻里亲戚来帮忙。就这样,父亲起早摸黑,咬紧牙关,终于,三间二层的大瓦房在父亲的努力下盖成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盖这样一幢砖瓦房是多么地令别人艳羡。

房子盖好了,父亲又琢磨着在瓦房旁边盖几间附房用来放一些家什。能省则省,父亲用木板做了副模板,然后在里面灌入石头、石灰、沙子等料,在母亲的帮助下,硬是用这种土方法垒了三间泥墙。还别说,泥墙虽然没有红砖房那么美观,但因为掺了石头,牢固程度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父亲又利用空闲时间在屋子旁边开辟了菜地,四周砌起了围墙,青菜、萝卜、四季豆、茄子……各种蔬菜应有尽有,菜园四季常青,全家有了“菜篮子”。就这样,父亲苦心经营着他的家园。

房子紧邻河边,空气清新,河水碧波荡漾,鱼虾成群,环境优美。我就在这里度过了无忧的童年,直至长大成人。现在回想起来,小河水有我捕鱼捞虾的身影,房前有我同邻家阿哥阿姐玩耍的欢快情景,屋后的石凳上有人谈笑风生的和谐音符……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房屋造得越来越漂亮,功能也越来越齐全。父亲造的瓦房显然跟不上时代的节奏,缺少厨卫等必要设施,于是父亲和母亲合计着造新房的事。母亲说,旧屋拆了重新造吧。父亲说,还不如再造个,给儿辈多攒些财富。于是,在父亲的劳心劳力下,我家又多了幢二层小别墅。这次造房的材料全是买的,包工不包料,但父亲干起了小工的活,前后忙了一年不到的时间。自然,其中的琐碎忙碌只有父亲心知肚明。

前几年,我在城里买了房。装修时父亲也是抱着节省的原则,隔墙用的砖块是老家以前建房多余的,被父亲拉来,搬运装修材料的活也是父亲干的,房子装好后父亲来吃了几顿饭,却愣是不肯住上一晚,理由是住不惯。拗不过他,我只得随他去了。

父爱如山,默默无言;父爱如海,爱得深沉。父亲为了这个家操劳太多,付出太多,总想着让家里人过得更好些,为此,他可说是呕心沥血,披荆斩棘。如今父亲已年逾古稀,依旧在为家人奔波劳碌。父亲常自我解嘲说:生当展翼,出生时辰是卯时,正是兔子出外觅食之时,注定一生操劳。如今发早早已晒满父亲的头,背也有些驼,所幸父亲的身体还算硬朗,大概经常干体力活也算是一种锻炼方式吧。絮絮叨叨地写下以上文字,聊表对父亲的感激之一。

惟愿父亲晚年身体安康,流年无恙!

农田插秧忙  
顾兆明摄

## “撕”去的时光

/ 张升航 /

岁月如流水,匆匆而逝。屋内,那本老式日历静静地躺在桌上,从老宅的斑驳墙壁,到新居的温馨装饰;从年少的无忧时光,到为人父的沉稳岁月,它亘古如同一位时光老人,默默记录和见证着家庭的变迁。厚厚的一本日历,承载着一年的希望,一天天地翻过,仿佛在诉说它的使命——在仪式感中教会我们珍惜时间,在宣纸分明的字里行间找回对未来的期许。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再一次触碰那熟悉的纸张,撕下那每天一页的日历,心中竟涌起一股淡淡的不舍。它不仅记录了生活的琐碎,更承载了那段再也回不去的光阴。每每撕下一页,仿佛也撕下了一段岁月的记忆,令人怀念不已。

童年记忆里,老宅屋那面见证着岁月的墙壁上,总是挂着一本老式日历。每当新年来临,奶奶总会去小卖部买上一本新的,郑重其事地将它挂好,然后轻轻地撕下第一页,仿佛在开启全家人的崭新篇章。那时的我很纳闷,为什么一本好好的日历,要每天去撕掉一页,想知道日期难道就不能看手机或电视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了日历的意义。原来,它不仅是一个记录时间的工具,更是一个承载着家庭记忆和情感的载体。

记得那个夏日的清晨,阳光透过缝隙洒在老屋的水泥地上,斑驳的光影显得格外动人;屋外石榴树上早有几只麻雀在嬉戏,叽叽喳喳好不热闹。我刚醒来就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的香气,

不争气的肚子便开始“咕噜咕噜”提出抗议,无奈只好下床去找奶奶要吃的。厨房里,奶奶围着围裙在灶台间忙碌着,锅内的粥冒着热气。她看见我,便转过身向我露出慈祥的微笑,和我说早饭马上好了。看着奶奶被汗水打湿的后背,眼角满是岁月打磨的沟壑,眼眶不由湿润。厨房墙壁上的老式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与炉火升腾和锅铲敲击的声音交织成一首温暖的清晨交响曲。“小航,你去帮奶奶把今天的日历撕了吧。”奶奶看我没事做,便轻声对我说着,她的声音仿佛带着一丝阳光的温暖。我兴奋地应了一声,“好啦!”便迫不及待地跑到堂屋,踮起脚尖,伸手去撕那老日历。

每次撕下的日历,奶奶都不急着丢弃,她会将它们叠好放进她那装满信件与老照片的铁盒子里。等我放学后亦或是在院中乘凉,奶奶便会取出盒子,拿出一张张旧日历,耐心地教我读上面的宜忌和认识农历,如果当天遇上“二十四节气”,奶奶还会给我讲节气的谚语和故事。比如“谷雨前后,种瓜点豆”“晴冬至,烂年边”“吃了端午粽,还要冻三冻”等。在奶奶的指导下,我不仅学会了辨认日期,还了解了日历上那些晦涩的字符。尽管那时候,我还不太了解它们的具体意思,但我喜欢看着这些字,想象它们背后的故事。那时的我,其实对日历的意义并不甚了了,不知为何,却特别喜欢那种一页页撕下的感觉,仿佛是掌握了某种神奇的力量,可以让时间

在我的手中流转。有时,我会把撕下的日历折一只纸飞机,跑到阁楼让它飞向远方;亦或许,我会将它叠成一艘小船,让它带着我的愿望驶向梦想的彼岸。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撕日历也成为了我的一项“工作”,每天上学前我都会去撕下一张,告诉自己新的一天来临,要好好珍惜,加倍努力。每次看着一页页日历在我的手中被轻轻地撕下,透过薄薄的纸张,我似乎能感受到一些隐约的脉动,那是家人的欢笑,是生活的点滴,是奶奶一生的执着与爱护。在那些无数个清晨里,奶奶教会了我什么是生活的仪式感,即便是在最寻常的日子里,也能发现美好与希望。

后来,我们搬进了新居,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随处可见的智能产品代替了日历。但,每年年底我依然会买一本老式日历,给它挑选一个位置,小心翼翼地挂好,继续让它静静地陪伴着我们,记录着每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日子。有一次,下班回家,我看到年迈的奶奶拿着那本日历,像当年耐心教我认识日历一样教我的孩子,教她认识数字,给她讲节气的故事。看着一老一小这温馨的一幕,仿佛眼前又浮现自己年少的影子,还有那抹撕下日历时掌控时间的得意……

日历渐薄,岁月新厚。愿我们能在时光隧道中,重拾那被岁月层层掩埋的美好回忆。

## 关于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公告



某女婴,2023年12月08日出生(暂估),2024年03月06日,发现被遗弃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皈龙村里佃前往夏村农村的无名路边。被捡拾时穿粉白色的连体衣。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到临安区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联系电话:63723386。

临安区社会福利中心 2024年6月25日



## 缓缓归 脉相承

福地天竹园是临安区第二家经营性公墓,拥有公园式环境、管家式服务、多样式产品,并提供免费的生态墓地,倡导广大市民厚养礼葬。

地址:临安区玲珑街道前村999号  
(九仙山西面)  
电话:61067088 61068088

